

第 1 章 透视：阳光下的阴影

黄色诱惑下的悲哀

—— “小姐”现象调查实录之一

在西方世界，传统的性观念和那种曾经震撼人们心灵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生死相依的爱情关系，在各种社会力的交互作用下，早已土崩瓦解。作为对性禁锢、性压抑的一种反冲，性泛滥的现象曾喧嚣一时。为利益、金钱所驱动，其文化影视界和出版商们不惜推波助澜，把人们推入人性失落的深渊。由此而带来的，是性犯罪的急剧增加，植根于纯真的爱情基础上的幸福家庭的幻灭，金钱与肉欲的公开交易，和各类性病乃至爱滋病的广泛流行。受到严厉惩罚的“自由世界”的人们正在被迫进行反思：不少有识之士正在振臂疾呼：“爱”和“性”的问题上的人性的复归。

我们是在这一纵深背景下来观察中国的“性”这一隐蔽世界的。

沉渣的泛起

和世界上各个文明大国一样，具有灿烂文化历史的中国，

也有自己一部记载着罪恶和耻辱的娼妓史。提到这方面的历史，人们就会想到浸透妓女们斑斑血泪的广州陈塘东堤，北京的八大胡同，南京的大小石坝街，上海的四马路……

曾记否，1945年在沦为“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伪警察局长宣铁吾无耻地宣布：要在虹口、提篮桥一带，建立所谓“风化区”，把四散的卖淫活动集中为大规模的卖淫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上海仅向国民党政府登记的妓院便有800家以上。她们中有书寓、长三、么二、“咸肉庄”，还有外国堂子的“姑娘”，酒吧间的“吧女”，咖啡馆的“女招待”，“玻璃杯”，地下舞女、按摩女郎、向导女郎……

1949年10月1日，随着天安门城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巨大轰响，妓女、妓院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消失。

1951年前后，全国各地公安部门将残存的妓院全部封闭，将妓女送妇女劳动教养所收容教育，将妓院老板、老鸨、龟头等集中审查，对其中估恶不悛者逮捕法办。

共和国建立之初的禁娼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不同于我国历史上秦宋、太平天国等朝代的几次禁娼。我们在禁止收容妓女的同时，还给她们治病，教其技艺并及时安排她们的生活出路，使其各得其所，由社会的寄生虫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对于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净化社会空气，起到了明显而积极的作用。

1964年，中国医学卫生界面对全世界自豪地宣布：中国基本消灭了卖淫等丑恶现象，杜绝了性病。

现在呢？沉渣泛起，死灰复燃，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令人痛苦的现实。

可怖的陷阱

改革的中国早已启开沉重的国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

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新领域。随着太空时代的尖端技术进入中国，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西方社会的病毒，坚强盯人顶住了，继续走自己的路。屠弱的人被感染了，跌倒在泥淖中。卖淫，吸毒等腐败现象又滋生起来。

L市火车站那雄伟壮观的巨大石英自鸣钟刚刚指向 21 点，从火车站附近的和平饭店如幽灵般地飘出了 3 个少女。

最大的叫权 × ×，21 岁，穿件绷得极紧的米色健美裤，上衣敞开着，露出里面开口极低被高耸的双乳撑得象要裂开似的粉色背心。走在中间的女子姓张，17 岁，低着头一声不吭。旁边那无忧无虑，一张口就笑的小姑娘，姓马，才 13 岁。

小张和小马还是学生，放暑假时感到极端无聊、空虚，便跟经常前往 L 市的邻居权大姐出来闯荡社会。她们没有想到，刚下火车，权大姐把她们安顿在 228 房间后，便摊牌了：

“咱们从老家出来，带的钱不多，光一晚上的房费就得几十块……咱们是女人，想穿好的，也想痛痛快快地玩一玩，可没有钱……怎么办？”两位涉世未深的少女，脸上立刻被愁容罩住了。权大姐接着说：“不过，我有个办法，不知你们愿不愿干，既轻松又简单，钱挣得多，也来得快……靠这个办法，我已经带了三个‘徒弟’，她们现在都有了好几千块钱，并且在 L 市成了个体户……”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办法不行，今晚的住宿费就算大姐的，你们明天回去吧……”她俩已领略到了大姐的用心，可回去又谈何容易！有钱买车票吗？况且她们尚未领略 L 市的繁华，还没有到商店里看一看那五光十色令人喜爱的服装呢？L 市对于这两个初次出门的少女来说，太有诱惑力了。

一咬牙，她们横下心来。

……夏日的晚上，天上星星闪闪烁烁，火车站广场行人织，权大姐领她们吃完饭，开始介绍行情，传授“技巧”：什

么样的人易上勾，什么样的人不能惹，在什么地方如何“完事”……

“踩点”完毕，行情也介绍完了。大姐扔下她们走了。

晚上 11 点多，大姐回来了。她喜气洋洋地拍拍腰包，对她们两个说：“搞了两个，一个 70 块，一个 50 块……”两个少女呆了，钱，竟是如此好挣！她们对大姐的“神通”感叹不已。大姐笑了，开始滔滔不绝地介绍经验，两个少女就这样走上了邪路。所幸的是，姓权的女人很快被抓获了，小张和小马才没有掉进万丈深渊。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有许许多多像小张小马这样内心空虚的少女，多是被所谓的“干妈”、“干姐”、“大姐”之类的人，甜言蜜语地哄骗出门，在举目无亲、手中无钱的情况下，半是强迫地走向卖淫的；而回头谈何容易。一位颇知内情的人向我们介绍：第一次失身（卖淫），一般情况下都是被人事先串通好的，等男女双方已上了床，“干姐”之类的人往往会手持照相机突然出现……

金钱的诱惑

有些女青年是因为无聊和空虚而坠入风尘，另一些人则是因为对金钱的强烈占有欲而沦为“神女”的。

她，今年 49 岁，长得又矮又胖，脸蛋也黑，丝毫没有姿色。但就是她，走街串巷，一边换鸡蛋一边从事卖淫。我们问她：“为什么卖淫？”她竟毫不掩饰地回答：“给儿子娶媳妇。”

为了钱，她抛弃了尊严和廉耻，变得玩世不恭，麻木不仁。

A 省农村有一位妇女家里极穷，后经四处告贷借了几千元钱到上海做生意，却又赔了。她想到了死，就在她将要一头扎进黄浦江时，一位“好心人”出现了……此后，她每半年回一

次家，每次都带回几千元钱。村里人好羡慕，都说她做生意发了财。老实的丈夫每逢妻子去上海时，都是送了一程又一程

.....

而她被抓住时，兜里还揣着张 3000 元的存折。

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破碎了，瓦解了。消息传到村里，丈夫几次自杀未遂。

弱者的呼唤

具有强烈的金钱占有欲的人难免堕落，但堕落的人却并非都是有强烈的金钱占有欲的。有些女子是由于其他一些社会原因所迫而跳进火坑的。

她姓黄，她是被老师逼的.....

一天，实验室的一块 L 形磁铁被偷了，而同学们在她的课桌里发现了这块磁铁。“三只手”；“小偷”如许词汇使她百口莫辩。

“我要这玩艺干啥？不过一两元钱嘛。”她掏出皮夹，里面放着十几元钱，“我又不缺零花钱……”班主任老师铁青着脸，一甩手走了。

面对难以洗清的冤枉，她哭了。她回到教室，迎接她的是讥讽的目光。要好的同学劝她：“认个错算啦。”那善意也是冷冷的。她受不了这一切，逃也似地回了家。父亲没等她讲清缘由就是一顿臭打，原来班主任早就同她父亲通了电话。

错误的“教育方式”，伤害了一个无辜少女的自尊。“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不理解我？”她不想过抬不起头的日子。她不再去学校，她在社会上结识了一位“同样不幸”的“姐姐”。“姐姐”带她出入舞厅，教她怎样交“男朋友”.....

16 岁的她，因为没有理解，没有爱，没有关怀和温暖，就这样堕落了。

我们还遇上这样一个女子，刚刚 20 岁出头，就因卖淫被劳教 8 年。她哭着对我们说：救救我吧，我现在没有工作，父母对我非打即骂。前一段时间，我在兽医研究所当了个喂羊的临时工，可干了不久就被辞退了。因为有一个关系户的子女要干我这份活……

她只希望有一份工作，做个善良、守法的人，这不算奢求的愿望可未能实现。

救救她们吧。救救这些在火坑里或正在火坑边徘徊的女子吧。

人性的泯灭

女青年小 D，今年 20 岁，长得虽不是十分出色，但身材很匀称，还有一双能让某些男人动心的凤眼。

她高中毕业便帮一个同学卖服装。刚开始卖完货就回家，从不在摊位上久留。后来那同学邀她去参加一家人的家庭舞会。开始大家跳的是规规矩矩的“四步”、“三步”，之后，就越来越疯狂，有人开始脱衣服，脱得一件也不剩，她也渐渐控制不住自己了，她开始一边脱，一边合着疯狂的富有刺激的音乐……

从此以后，她白天帮着卖货，晚上陪着同学上咖啡厅、舞厅。她越来越放荡，开始和更多的男人交往、鬼混。

“你为什么不求上进，选择了这样一条路呢？”

“干这个有啥不好，可以吃喝玩乐，进咖啡厅、舞厅，住宾馆，坐轿车。人生在世，不就是为了满足生理需要……”她一笑了之。

人生在世，就是为了满足生理需要？我们骇然，愕然。我们真不理解，人，这万物之灵，有的为什么会跟一些低能动物一样呢？在低能动物中，交媾的行为往往跟死亡联结在一起。

这说明全面的性满足往往导致死亡。动物在爱欲满足之后，死的本能遂得以自由完成其使命。人呢，本文所述的这些“神女”和那些对社会不负责任的男人们呢？他们在这一点上同低能动物何其相似啊！兽性的膨胀意味着人性的混灭，不是吗？让我们透过夜幕来看看吧，任何一个对社会、对个人、对道德负责的人都该进行思索。

可悲的自虐

和她相遇，完全事出偶然。

短暂的接触，我们认识并了解了她——

几年前的一个夏天，L市的一所高等学府贴出一张通告，内容大致如下：

中文系××级学生B，22岁，女，因参与社会一流氓团伙，被公安局抓获。为严肃校纪，经院务会研究，决定予以开除学籍处分。 ×年×月×日

她长得非常漂亮，玉脂般的皮肤，鸭蛋脸，小嘴，高高的鼻梁，眼睛亮得的撩人。晚秋季节，她穿着件质地极好的风衣，亭亭玉立，有学识、有风度、有气质，可是不开口则罢，一开口她就“一鸣惊人”。

“我不缺钱，你们信不信？”

信，我们完全相信。她有一位当教授的爸爸，著作颇丰，光稿费就够她这个独身女花的。

“我恨男人，男人是一群被欲火烧得两眼通红的好色之徒。”她毫无表情他说，象是自言自语。

“我‘下水’，就是要报复天下所有的男人。妈的！”她摸一支烟点燃，深深吸了一口，“我曾向往追求过纯真的爱情，但至今，我仍怀疑爱情这个字眼，是否真的存在。”

“我上当，就是太相信爱情了，也可以说我是被它害的。它使我成了那个男人的玩物，他以为对我可以象对其他被他玩弄过的女子一样，轻而易举地一脚踢开，他想错了。他与我分手，我嘻嘻一笑，但是，在各种场合我都没放过他，尽力诱惑他的本能和欲望。他终于忍不住了，又开始找我。我呢，在一个合适的晚上突然大叫：‘抓流氓——，他身败名裂，我的目的达到了。我开始玩各种各样的男人，老的、少的、胖的、瘦的；教师、干部、工人、待业青年。有些人看上去象正人君子，那是职务和社会地位造成的假象，他们一旦脱了衣服，禽兽不如！”

她将自己冷酷地曝着光，好象讲的不是她自己，而是一个与她毫不相干的人。她受到了男人的伤害，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变得对一切都无所谓，形成近乎疯狂的变态的报复心理。我们几次想打断她的话，问一问那个玩弄了她又抛弃了她的那个男人，终又都咽了回去。我们只在心里诅咒那个玩弄了她的男人。尽管小 B 的变态主要应由她自己负责，但最初是因为他的缘故，她才蜕化变质的。是他毁了她，是他将她抛入自虐的无底深渊的。最后她告诉我们，她现在已加入基督教了。

救苦救难的那稣，你能拯救你的这位信徒吗？

我们唱了多少年的《国际歌》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但在现实中，有些人遇到困难首先想到的却是那看不见，摸不着的“救世主”。他们把自己忘掉了，把《国际歌》的精髓忽视了：“要取得人类的解放，全靠我们自己。”女性的自主意识、民主意识在历史的、现实的、家庭的、主观的习惯力量作用下，沉埋着、压抑着。拿小 B 来说，恋爱失败了、被人欺骗了，诚然是痛苦的，但为什么不能振作起来，去创造新的生活，而要沉沦下去，害人害己呢？

追根溯源

透过大量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导致少数妇女当小姐的三个因素。个体因素：法制观念淡薄，不懂得这是违法的；缺乏正确的道德观念，缺乏良好的教育，不懂得人的行为应受社会道德的制约和规范，否则必将给他人带来痛苦和不幸，最终也将损害自己；缺乏理想和追求，易受不良因素的影响，经不起金钱的引诱和同伙唆使。

家庭因素：不良的家庭因素可使这部分形成变态性格或不良行为。这当中包括夫妻不和、恋情破裂、生活缺陷的家庭，父母离异或父母双亡或父母教育不当，或有养父继母虐待的家庭等等，均可促使她们自暴自弃和离家出走，加上坏人引诱，很易走上堕落的道路。

社会因素：不良的社会影响对卖淫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尤其是近几年来西方文明中的一些糟粕渗入，一部分人毫无辨别能力，一味追求高享受、高消费或寻求性刺激、性满足，以致陷入卖淫的深渊。一位女大学生说：“我仅仅是想体验一下性自由才失足的。”

我们的党和政府历来坚决主张取缔卖淫现象，一经发现均及时收容，予以教育、改造、感化。在这同时，我们只要进一步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去寻求杜绝它的良策，扫清那些黄色的、黑色的腐朽文化的影响。面对社会这个综合体，在教育、恋爱、就业、婚姻、家庭环环相扣的链条中，注意把握好每一个环节，对那些徘徊在隐秘世界的女人们，在生活上给予出路，精神上给予引导，就一定能防止和杜绝这个丑恶的、古老的社会现象在现代社会中的滋生和蔓延。

性泛滥的报复

1988年6月，在伦敦召开的关于世界艾滋病防治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马勒的大力号召下，于是在1988年12月第一个世界艾滋病日诞生了。毫无疑问，这件覆盖着死亡和耻辱的阴影的新鲜事，正是世界性的性泛滥报复的结果。

在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维也纳每年约有7000名妇女住进当地的3家公立医院接受淋病或梅毒的治疗。而伦敦的3家主要医院仅1856年就治疗了3万名男女性病患者。在巴黎被关进女子监狱的妓女60%患有性病。而据说在19世纪末期的哥本哈根，每3个人中就有1人曾感染过一种性病。

尽管随着科学的发展，治疗某些性病的特效药已经问世，但世界卫生组织仍旧忧心忡忡，这场人类与淋菌间的战争显然还远没有到落幕的时刻。目前美国每年有300万名性病患者，而全世界的性病患者则超过一亿人，这其中包括爱滋病患者。据估计，约有十万以上的美国人，已表现出患爱滋病的症状。爱滋病是继癌症之后的又一个噬杀人类生命的恶魔，它和癌症一样，是尚未征服的当代世界重大医学难题之一。

在中国，淋病、梅毒、尖锐湿疣、软体下疳...这类解放初期随着娼妓的绝迹早已销声匿迹的性病（医学界称之为“STD”），在今天已死灰复燃，1988年5月11日，向全世界发行的《中国日报》（英文版）披露了中国大陆上的性病情况，他指出：“自1984年以来，性病以每年3.7倍的比率增加.....”同年，中国许多大中城市相继成立了性病防治中心。

性病——这个为人不齿的顽疾不仅重新抬头，而且还在迅速发展、蔓延。

我们迈着沉重的步伐来到L市皮肤研究所，负责“STD”调查研究工作的第五室的潘主任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十分激

动他说：“防止‘STD’的工作，是一项具有强烈社会责任的工作，应该得到全社会的支持和重视。你们来采访，我十分欢迎……”他告诉我们，去年他到天水市对收容遣送站、看守所以及卖血人群中对 600 多人进行了检查，患病率最高的是遣送站。他将他的工作日记递给我们，现摘录两篇。

11月7日。天水市收容遣送站。

刚开始工作不久，一位穿着十分时髦的姑娘走了进来。她是第一个受检查者。我问她话，她不愿答，只好先工作。一检查使我大吃一惊，她患有急性淋病，并且已经严重感染。她躺在检查床上，手不用按，脓就从阴道分泌出来，外阴部已经糜烂。显然，她染有性病已非一日，我告诉了她病情的严重性，她不说话，默默地哭了。过了好一会，她才开始讲……

一年前，一个偶然的机，她认识了一位姓孙的男青年，并立刻被他潇洒的风度迷住了。花前月下，她依偎在小孙的怀抱，听着他爱的呓语如痴如醉。舞厅里，餐馆里，小孙多次向她发誓，海枯石烂永不变心，沉迷于恋情之中的姑娘，完全相信了小孙。终于有一天，在小孙的家里，她与他发生了性关系。姑娘自以为是他的的人了，心中再没有防线。有了第一次，便有了第二次、第三次……半年过后，她发现小孙对她不再热情，有时她主动去找，也是冷言冷语。纵然她哭了无数次，也没起作用。一天傍晚，小孙约她出去，他说：“下星期要和××结婚，没办法。”并拿出了结婚照让她看……一气之下，她扭头就走，一边走一边哭。

从那以后，她不再相信男人她开始骗他们骗他们的感情，骗他们的钱。她堕落了……不久，她发现自己已染上性病。

听着她的讲述，我真不明白，现在的青年人什么作人如此轻率。我想起几个月前的一天，一个男青年闯进我的办公

室。

“大夫，我得性病了。”

我给他检查后，诊断为淋病，属于初期。我问他怎么搞的，他直言不讳：

“我跟女朋友谈恋爱，睡了觉之后，感觉不舒服……”

“把你的女朋友叫来也检查一下嘛，否则还会传染。”

“不用。既然她有病，甩了算了……”

他走了，我一直在想：这也算谈恋爱吗？哪有一点爱情的基础呢？

11月9日，老地方。

她静静地坐在候诊的椅子上，显得憔悴而又忧郁。她不说，我真不敢想象，面前坐着的这位体态丰盈，面容姣美的少妇竟是甘肃中部干旱地区一个极贫穷的县里的农民。她告诉我，她今年39岁。我一边聊一边给她检查。她患的是尖锐湿疣，外阴部长满了大小不一的疙瘩。她说很痛苦，有时候发作起来用手死命地抓。从言谈和表情中不难看出，她的确很痛苦，而且精神非常抑郁。

她长长地叹了口气，突然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我恨他，我也恨我自己，要是我不听他的呢……唉，老天报应……”她就这样讲了起来。

她的男人患有先天性功能障碍，不能过性生活，不能生娃。中国有句老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娃怎么能行呢？男人整天闷声不语，愁容满面。她也成天暗自流泪，为自己找了个“木头摆设”伤心不已。算命先生说，她生辰八字不好，所以注定命苦，她只好认命。

一天晚上，男人瞪着树枝与干草搭就的屋顶，突然一拍脑瓜，对她说：“哎，我不能生，你就不能跟别人生一个吗？反正整日里在你四周转的男人多的是，你挑一个……”，她开始

又气又恼，继而一想，也行，反正目的是生个娃，她也听过“借种”的离奇故事。她先和村里一个绰号叫“大能人”的搞了，在村子里，她也是数得着的有棱有角的女人，总不能毫无选择。不多久她怀孕了，居然生了个儿子。男人大喜特喜，整天只是抱儿子，却对她不闻不问，地也不好好种，没有钱怎么生活呢？她找“大能人”试探地想借一点，不料“大能人”大方极了，出手便给了 500 元。她尝到了甜头，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包工头、采购员都成了她猎取的对象。她先后生了 4 个娃，其中的 3 个竟然连父亲是谁都不知道……

她成了传宗接代的工具，同时也成了传播性病的工具。

一夜“风流”的代价

天黑黑的，已是夜晚 11 点多了。

一位军人低着头，心事重重，在 L 市的一条街道来回地踱着步。终于，他下决心似的扔掉烟头，迅速地环顾一下四周，闪身钻进一家私人开的诊所。

这位军人得了性病。那是他在一家宾馆酒后失控，没能抵御住一位迷人少妇的“进攻”而染上了性病。为避免丑闻外扬，他不敢上医院，只得求助私人开业的医生。

几天过去了，钱花了好几百仍不见好转，军人又气又恼，又不好去找这位“医生”，怕他张扬出去。军人迫于无奈，只好乘公共汽车奔赴 L 市附近某县的一家医院，硬着头皮走进了皮肤科。

张大夫为他做了仔细的检查，发现染上了梅毒，并已进入二期，考虑到本院医疗条件有限，建议他到 L 市一家设有专科的大医院去治，并给他写一张“介绍信”，让他去找一位著名的性病专家。军人虽然感激，但投鼠忌器面露难色，几个月后，张大夫向那位专家了解这位男人的病情时，才知他根本没

去。张大夫忧心忡忡地说：“已经接近晚期的梅毒，若不及时治疗，后果难测。听说他新婚不久，如将梅毒传染给妻子，危害就更大了……”

一夜的“风流”使这位军人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

小刘是在被女友“抛弃”的第二天，为了拂去心中的烦恼，信步来了红旗电影院门口。一位时髦女郎正在退票，他随手接了过来。电影开映后，小刘发现那位漂亮的女郎竟坐在他的身边。随后，那位女郎悄悄地把手放在了小刘的腿上。望着美色可餐的女郎，小刘的心颤了。他哪里知道，这位女郎竟是个招蜂引蝶的职业“神女”。

一个是心怀鬼胎，诱鱼上钩；一个是“借色”浇愁，“报复”女友的断情之恨。于是在黑黑的电影院，达成了一笔见不得人的交易，不等电影结束，小刘就挽着女郎的胳膊退场，走进了女郎所谓的“家”……

病毒象恶魔般侵入了他的躯体；罪恶更象癌细胞，吞噬着他的灵魂。

暗疾使他羞于启口求医，却又痛苦不堪，终于在澡堂洗澡时被人发现，弄得“名誉扫地”，灵魂深处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为“一夜风流”所付的代价是惨重、昂贵的。

类似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报载：“……地球上每秒钟有 4 人感染性病中的一种，艾滋病更象是黑色的旋风给全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恐慌。”

这一切都是可以看见的数据，而那些不为人知的呢？

由于羞于启齿，有些“风流”后染上性病的患者为治疗大伤脑筋，他们或找“过来之人”指点，或扎入医书自寻求我治疗方法，或背井离乡四处求医，或寻觅私家医生以求保密……

一位性病专家告诉我们：通常医治性病至少要一周的疗程，如果用药不当，还可能在患者体内形成耐药性。

失足于“一夜风流”的人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鼓起勇气上医院吧，那里的门是敞开的。你们必须对社会负责！

谁之罪

她小名叫媛媛，今年才 8 岁，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学二年级学生。最近一段时间，她突然神志反常，焦躁不安。个性本甚是害羞的她，竟一反常态，不管有人没人总是用手抓挠腿裆。开初父母不以为然，呵斥几句，谁知越来越不象话，近几日，就连吃饭时也在凳角来回扭动，摩擦……一向十分疼爱这个独孙女的奶奶，忍不住搯了媛媛一巴掌。

孙女委屈地“哇哇”哭了。

奶奶心软了，经细细盘问，第二天便领着孙女到医院检查。诊断结果使人大吃一惊：阴部红肿，分泌有异味，是淋病。8 岁的小姑娘怎么会染上淋病呢？老人气急败坏地回到家，又是骂儿子、媳妇，又是骂混账大夫。媛媛的父母怎么也不肯相信面前的事实。翌日，两人双双领着女儿来到医院。检查出了结果，夫妻二人同时患有淋病。

火冒三丈的媛媛的母亲，向耷拉着脑袋坐在墙角的丈夫再三巡问，至此，在 L 市钢厂工作的他，才讲出实话。

去年，L 市钢厂组织一批工人到陕西临潼的温泉疗养，在那里，媛媛的父亲闲着没事，晚上到街上溜达。旅游区的夜是迷人的，各种各样的人交肩擦背。他刚在灯光下的一张广告前驻步，一位女郎风骚地靠在了他肩上。远离妻子的男人身上立刻燃起了欲望的火焰。只是一瞬间，两人便勾肩搭背地走进了一家旅馆。几天之后，媛媛的父亲感到阴茎不适，撒尿疼痛，他明白自己染上了性病。可此事不可张扬，他悄悄买了一盒青霉素，打了之后，不适的症状消失了。他哪里知道，病魔并没有消失，而是潜伏了下来。

妻子听了丈夫的叙述，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曾经是宁静而和睦的家庭顷刻瓦解了。我们见到他时，他已与妻子办了离婚手续。媛媛在一旁静静地坐着，小姑娘睁着一双清澈的大眼睛，呆呆地望着我们。

她真可怜

丹丹今年 11 岁，最近半夜常常被恶梦惊醒，什么原因呢？细心的妈妈发现，女儿阴部红肿，分泌异常。妈妈赶快把她送到医院。诊断结果：丹丹患了淋病。

医生建议丹丹的父母也做了检查。化验结果很快出来，没有发现任何性病病原体。那么丹丹的病是如何染上的呢？

经医生仔细询问，丹丹说了这样一件事：几天前，三姨带她玩了一天，后来在三姨家洗了个澡。

医生没有放过这一线索。三姨和他丈夫先后被请进了医院。经查实他们均有淋病。很明显，丹丹是受他们生活用品的污染才患病的。

这对夫妇是经营服装的个体户，两人穿梭般地外出办事，不是深圳、厦门，就是温州、广州。他们对医生说：“我们做生意的，有赚也有亏，为了多赚一点，有时什么也不顾，什么办法都使呀……”他们没有想到会染上性病，更没有想到心爱的外甥女丹丹也会被传染上。他们虽捶胸顿足，但晚啦……

可喜的转变

在国外，早期性教育已经普遍开展。日本的中学除开设生理卫生课外，尚有许多专题讲座，以解答中学生最关心最苦恼的生理现象。苏联的出版物中，有许多早期性教育的书，并且常请一些著名的教育家解答少男少女的疑惑。

在中国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性，这个同人类一样古老的

字眼，显得特别神秘。可越是神秘越能使人产生好奇心，既然没有合法的途径来解决这个好奇的问题，好奇的少年儿童和青年男女们只好用非法的手段探索性爱的秘密。这种性科学的无知和蒙昧常常导致不应有的闹剧和悲剧。

早在 1987 年，中国上海，第一所性知识学校诞生；同年，全国各大城市开设“性咨询”门诊，出版社也开始翻译或请专家撰写一些传播性知识的著作。然而，性教育也有个正确引导的问题。没有正确的引导，就会发生负作用。尤其是对青少年宣传性解放，是只能产生消极后果的。

现在还有一个培养治疗性病的医务人员的问题。据全国性病防治中心统计，中国目前统计的性病发病人数大约为实际发病人数的五分之一。造成这种误差的原因之一，便是许多医生不识性病，不懂得对病人预访监测，以至让相当多的患者从各家医院的眼皮下滑过去了。

1964 年，当性病在中国基本消灭以后，性病机构撤销，人员转行，使近几十年来这方面的人才出现了空白，学校不培养，社会上没人干，就拿 L 市来说，250 万人口中懂这行的只有 20 到 30 个人左右，而且还不是专业的，因为根本没有这种培训机构。

性泛滥的危害终究引起了全球性的恐慌，也引起了整个世界的重视，中国在这方面也出现了可喜的转变。1986 年，中国有关部门两次发文，放宽和取消对卖淫、性病等社会丑恶现象的保密限制，目的就是引起全社会的重视，使人民对卖淫、性病的危害有所了解。严峻地现实使我们没有理由再躲躲闪闪、羞羞答答了。我们必须面对严酷的现实。

中国各医学院先后开设性系，除了培养专门的人才外，开始把性当做一门专业的学课进行研究。

广州，第一个在全国成立了卖淫妇女教养所。继之，全国